

編按

八〇年代，在台灣與中國都是改革的年代。在台灣，七〇年代以來累積的社會改革能量，在此時以更直接的社會運動面貌出現，與各種異議思想、政治運動一起衝擊黨國體制。在中國，改革開放則造成市廛解放，尤其促成了自由主義在中國的興起。

1986年，環保人士與高雄居民在總經局前反杜邦。  
(本報資料照片)

►1988年底為抗議工會法、勞基法修法不公，並聲援因苗栗客運事件而遭法辦的工運人士的集會遊行。  
(本報資料照片)



■何明修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兩岸六十年 回首來時路系列之 13

# 人民的聲音

## 來自基層的反抗



在1986年初，曾擔任小學教師的粘錫麟投入輔選的行列，幫中學同學角逐港鎮長。沒有想到，一場例行性的地方選舉卻揭開了台灣環境運動的序幕。在當時，美商杜邦公司要在中台灣設立二氧化碳廠，化學毒害的威脅讓香火鼎盛的鹿港小鎮陷入了未知的恐懼中。在粘錫麟的設劃下，一連串的北上陳請、遊行、公書參訪之旅，成功地凝聚了鎮民的反對意志。在經歷了一年半的抗爭之後，儘管有政府的撐腰，杜邦仍是放棄了在鹿港的設廠計劃。

### 粘錫麟與曾茂興

在1987年底，在桃園客運駕駛大客車的曾茂興偶然間看到勞動基準法的條文。在這一部號稱勞動者的「大憲章」的法律中，加班費、工時、休假都有明確的保障，但是曾茂興卻發現自己的公司卻沒有遵守任何一條規定。就在那一年，在家人的鼓勵下，他參與了工會的籌組並且擔任領導幹部。在隔年的春節前後，曾茂興帶領乘客的司機弟兄發起了為期五天的大罷工，終於迫使資方加發年終獎金。

在八〇年代中期，粘錫麟與曾茂興都從他們的生活遭遇出發，乘著風起雲湧的抗爭風潮，一躍成為全國性的社會運動領袖。在桃客事件之後，曾茂興到處去聲援全台客運的罷工風潮，沒有多久就被老闆惡意開除，從此展開他的全職工運生涯。粘錫麟也曾在高雄後勁、花蓮等地長期駐守，參

與當地的反污染運動。粘錫麟的身份證職業欄上是登記「環保弘法師」，他後來的心力也的確是全力投入保護台灣環境的志業之中。事實上，在當時各種台灣新興的運動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這樣的傳記故事。原本只是平凡無奇的小人物，素樸的正義感使得他們投入了改革社會的行列中，到後來，社會運動的參與卻徹底地改變了他們的生命歷程。

在踏入社運的不歸路之前，他們都曾曾經遭受過黨國體制的迫害。粘錫麟被小學裡的安維秘書調查，而曾茂興則與國營事業的人二主管結下樞子。因此，他們很早就痛恨作威作福的情治人員，也成為黨外運動的支持者，固定閱讀黨外雜誌，到處去聽候選人的政見發表會。明顯地，民主運動是他們政治啟蒙的開端，這也是為何後來八〇年代末期的社運迅速地與民進黨結合在一起，成為一股衝擊既有體制的強大力量。

### 民間社會的崛起？

表面上看來，環境運動與勞工運動是兩股截然對立的勢力：前者在從消費者的立場出發，追求良好的生活品質，而後者則是代表生產者的利益，要求物質條件的改進。但是在當時，台灣卻見證了兩股運動的同時崛起，共同對於資本家與政府提出來自基層的要求。事實上，他們都是資本主義發展下的受害者：農民的良田被污染了，養殖漁民的海岸被徵收了，終日

辛勤打拼的勞工，卻沒有辦法享受到「經濟奇蹟」的成果。更重要地，徹底反民主的威權體制已經持續太久了，人民的聲音根本沒有辦法呈現出來。因此，兩種社會運動其實是反映了相同的社會矛盾，也同樣地挑戰了政商勾結的經濟壓榨。

在當時，許多台灣的評論者紛紛使用「民間社會」、「民間哲學」來稱呼這些社會抗爭風潮。這樣的詮釋點出了一點，八〇年代中期的政經局勢已經不再是黨國體制可以掌控的。在那個年代，馬尼拉街頭站滿了綁著黃絲帶的人民力量抗議群眾，漢城大學生也正在與鎮暴警察進行都市遊擊戰。國際的民主化浪潮讓國民黨政府承受了很大的壓力。此外，台幣升值、貿易自由化的趨勢也使得台灣依賴低廉工資來賺取外匯的經濟策略受到衝擊。房地產漲漲、非法金融投資猖獗等現象都是凸顯了，政府的經濟操控能力衰退。

可以確定的是，政治力主導一切的階段已經成為了過往雲煙。但是即便如此，「民間崛起」的說法仍是太簡化了。所謂的「民間」並不是同質性的，而是由各種大大小小、彼此衝突的區塊所構成的。很明顯地，勞工與僱主、居民與污染者的對立是很難消解的，更重要地，他們也代表了舊體制的受害者與獲益者。在後續的民主化道路上，分別扮演了進步與保守兩股激烈交鋒的勢力。

## 思想野火吹不盡

■張鐵志

在台灣的政治史上，思想啟蒙一直是政治行動的先聲。從《自由中國》到《文星》到《大學雜誌》，他們提供了自由主義反威權的養分；從《台灣政論》到《美麗島》，則成為黨外政治運動的基地；存活短暫的「夏潮」則是台灣思想光譜上孤寂但不可或許的左翼思潮。

進入八〇年代，黨外雜誌如炸彈般一本接一本出現，被查封了就再辦。他們揭發威權體制的黑暗，關注各種社會問題，並不時提出新思潮。

如果黨外雜誌提供了激烈的政治火藥，龍應台的《野火集》則讓溫和保守的中產階級找到了發洩出口。1985年，原來在中時人間副刊連載的《野火集》結集出版，21天內再版24次。確實是一把巨大的火。

八〇年代後期，黨外雜誌影響力逐漸式微。但另一批雜誌提供了社會進步的思想資源。作家陳映真主導，以報導攝影和報導文學為主的《人間》雜誌；有系統引進西方思潮的知識月刊《當代》，以及由學運出身的青年知識份子主導的《南方》，都徹底拓寬、拓深了主流媒體與傳統黨外雜誌的關懷與視野。

當然，這不代表到了八〇年代末，台灣已經徹底民主化。就在1989年四月，《自由時代》的鄭南榕為了「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在雜誌社引火自焚，成為台灣異議思想雜誌史上最猛烈、也最令人哀痛的一把火。